

東西南北

東西南北赤把把，
撞破玻璃你要賠！
你不賠，
叫你爸來做狗爬！

這是我們小時候玩遊戲的順口溜。東西南北，一種憑機運和玩伴互施賞罰的遊戲。當時，只要玩起這個遊戲我就穩贏。別的小朋友輸了、賠了、吃虧了少不了要請出老爸來買單；但我只有媽媽而已。媽媽怎能做狗爬呢？光憑這點我就贏了。

所以這些東西南北的故事，只能是關於母親和我的故事。

東

「今天帶你去拜拜，咪使黑白吵哦！」

民國六十四年的春天，母親交替牽著抱著揹著且不時哄著我，在等候進入國父紀念館的繞館三匝的數十萬人龍中趑趄了五個鐘頭，終於，在她第一百零九次宣稱快到了之後，我們捱擠到領袖的透明棺木前……

老實說，我早已流失對領袖遺容的印象；但我仍記得當時母親將我一把抱起，在我耳畔輕聲說：「緊，趕緊用手拜拜咧！」

也不知母親從何處聽來，說領袖是天上的龜星轉世——駕崩當晚驟然雷雨交加，即是菩薩召返的鐵證——；而爲了暗助醫師改善我病弱的體質，無論古今幽明頂港下港，只要風聞何神靈驗她都會設法前去參拜請益（但多半請回符咒）。遺憾的是，在眾神的庇佑下我卻病弱如故。至於那次到城東參拜領袖後落到我身上的首件福報，叫做中耳炎。這使得母親必須在幫傭之外找份兼職來支付新添的醫療開銷。那段時日，我的耳內常莫名鏘鏘作響地抽痛——就像有人在腦袋裏彈棉被——，讓我禁不住成天啾啾啼哭；然則我邊哭也邊懷疑一切都是神明在搞鬼：特別是將母親變得更忙碌這點。

透過大姨的引介，母親在東區的一間飯店找到輪班洗碗的差事。搞不懂爲何一下子清晨一下子傍晚，但當母親準備將那輛從「賊仔市」買來的中古淑女車扛到樓下時，我就吵著要幫忙（其實是添亂）；所幸人車

一道滾下樓梯的情況從未發生。

「沒要緊的代誌毋通打電話來，要乖哦！」母親臨行前總是如此叮嚀。我應聲好，揮揮手，然後目送她左腳踩住踏板，右腳在地面蹭啊蹭地蹭上腳踏車，帶著喀啦喀啦的鏈動聲拐過街角。喀啦喀啦，我常聞聲跑到街角探望，但總不見有人和我玩捉迷藏。踱回我們租賃在城西的公寓，我將母親的話轉告年紀大我一截的姊姊——對當時的她來說，除了『二秦二林』之外全都靠邊閃——；然後我乖乖地閃到一邊，耳腔沒來由又痛了起來……

結果拜我所賜，飯店廚房裏的分機頓時變成不定時炸彈。母親說那陣子只要電話鈴聲一響她的心就七上八下，生怕又是姊姊打去的告狀電話：「伊擱在那哭咪停啊，現在卜安怎？」那表示我的耳疾又開始折磨大家了。不過，儘管這種攪擾讓母親對工作伙伴們感到歹勢，她還是在那裏洗了整整一年的碗盤。其實當時我自覺驕傲無比，因為憑著母親的福氣，我總算見識到東區大飯店的富麗堂皇——令人難忘的寬敞廚房和白閃閃的瓷磚！可惜在少數能夠跟班（我當它是遠足）的機會裏，只有那次我記得比較清楚而已。

記憶中是在冬日清晨，我衝下那隧道般陡狹又昏暗的樓梯（興奮得忘了要幫忙添亂）；接著衝出亭仔腳張望，只見灰濛濛的天幕低垂，彷彿就晾在電線杆上。而叫賣燒甘蔗的小販還沒走遠，冷空氣裏殘有一絲焦黑的甜香。母親大致檢查過腳踏車後把我抱上後座，「坐乎好哦！」

「好！」我抓緊後車架回答。我感覺腳踏車先徐徐牽行接著一蹭、一蹭，恍神間母親忽已跨上車座（嚇了我一跳！），喀啦喀啦聲從腳下響起，我趕緊移位把臉埋到母親後背。不辨東西的寒風從我身側流躡而過，像群迷途的羔羊，「咪寒！」我大聲回答母親的探問。

我趴在母親背上，全不在意行進的路線，直到她提醒說彎過那家賣苦茶的店就可以直直行了。

「媽，苦茶咁有影足苦？」

「毋知咧，我也無喝過，苦……」母親頓了一會，說：「應該咪吧。」

順著往東的大路騎行，我偏頭數著超越我們的零落的紅色「裕隆仔」計程車，我傾聽不遠處某位車掌小姐頤指氣使的鐵哨聲（那是公車要轉彎了）；我對他們說再見……

「卜到了哦，毋通睏哦！」母親說。我抬起頭，真的，南京東路的大圓環近在眼前。綠燈亮起，母親用力踩了一陣踏板，然後我們滑進圓

環，喀啦喀啦的聲響刷得夾道的常綠灌木前仰後合。我心裏突然湧生一股暖意，忍不住輕輕喚了聲：

「媽。」

母親沒聽見。

「媽！」我稍微大聲點。

「啥麼代誌？」

「無，無啦。」

而飯店正在前方等著我們，喀啦喀啦喀啦……

西

我曾以為，所有的故事是都將守著這個地方直到結束——說不清這是我朦朧的直覺，還是期盼。

我們家的樓下是間鐵舖。在那些不准出門的漫漫白晝裏，當我趴在磨石子地上分飾二角玩甁仔標時，樓下斷斷續續的砂輪磨削金屬聲——一種帶有搓揉跌打瘀青般觸痛的聲響——，總能提醒我並不孤單。樓下左邊是「川崎」機車，修車師傅每愛狂催油門，將白裏透藍的豪華煙氣排進好厝邊的飯廳。再往左，是成天用擴音喇叭放送廣告——甜膩女聲像黏糊的蚊帳般揮之不去——的愛國獎券行。而右邊首先是「萬能開鎖行」，它僅堪容身的店面，讓老闆工作起來好比原地溜轉頂球的海獅；接著依序是油行、地骨露（和蒸餾水）號以及「龜毛」橄仔店。這是我最早被允許的活動界限。要是走到紅磚道上觀望，你會發現兩側密匝匝的公寓（但頂多四層樓）圍伺著道路，彷彿用雙手圈起嘴作勢嗥叫——那就是為什麼當公車加足馬力颯近時，總像要掀開地皮、撕裂空氣一樣。而等到公車駛離，大家的汗毛在落塵中復歸原貌然後，生活照舊。

我熱切地想對母親描述這些店家的活計，但當時我年紀太小、詞彙太少，想說的話就像挑上破損的吸管般汲不到口中（而母親還得趕去東區上班呢！）；但是等等，至少我可以幫忙扛腳踏車啊！

後來，儘管飯店經理加薪慰留，母親還是辭掉了洗碗的工作。因為在一年後，我動輒鼻血不止的莫名病症接替了中耳炎；於是母親就決定不出遠門了。難得這回神明靈驗，讓母親隨即在家附近找到一份洗滌餐巾的臨時工；但教人更開心的是，我可以偷偷溜過界限去探班。

母親新的工作地點在過了橄仔店後左轉的巷子裏。那是條年紀稍大

的孩子們拿來練習「壁虎功」的窄巷。摸進這條巷子，你首先會注意到腳下的水溝通孔冒出溫泉似的裊裊白煙，白煙中蒸散著淡淡的「明星花露水」的香氣；再往前，則溫度升高、香氣轉濃，然後在微微的暈眩中，你將發現一間小磚房正從斜裏透出光亮——那就是母親工作的地方。然而，每當我懷著捉迷藏的心情覓至光源處，那滿室充塞的濛霧和甜香（濃到發甜），總讓我霎時糊塗得認不出母親來。在那裏，每個忙著搓洗、漂白、煮沸並將餐巾浸泡花露水、絞乾乃至攤平捲成圓棒的背影，看起來都像母親；而想要撥開眼前的迷霧，就像要從切仔麵裏剔除豆芽菜般困難。

結果總是母親先發現我。當她揮手示意要我回家，我就猛點頭，回家再玩一小時厝仔標。但有時我會假裝離開，然後躲到門側，努力記取眼前的畫面——這就是我最初的不聽話的行爲……

之後母親結束了短期的絞洗餐巾的差事。好心的親友沒讓她在工作上開天窗，連忙介紹她去兜售棉襖；於是，母親就從他們那裏批回了一大捆紅藍兩色的棉襖。我好喜歡這些喜氣洋洋的大紅和亮藍的棉襖，它們膨鬆柔軟，輕輕一捺彷彿就能把年節的氛圍釋放出來。母親挑了件藍色的為我試穿（那是我頭一件嶄新的棉襖）；明知道隔天我就能穿著它跟母親去做生意，但棉襖一上身我還是百般不捨得脫掉。

母親說那年的冬天真寒，但我一點也不覺得。我裹著飽飽的棉絮、滿滿的希望，蹦蹦跳跳地陪母親穿街走巷。我們敲遍了腳力所及的每戶人家的大門，我們不斷將棉襖從布袋裏翻出來、疊回去，但棉襖始終是那麼大捆。然後隨著天氣回暖，棉襖捆從床頭、衣櫃頂逐漸堆藏到通舖床下，而終於神秘地消失。

然則那段繞道幼稚園兜售的經驗不會消失。其實我們只是去賣棉襖而已；但隔著幼稚園嵌滿玻璃碎片的高牆，小朋友們合唱的歌聲，卻讓失學的我油生一股手足般的溫馨。他們在牆的那頭反覆練唱一首歌，美好的旋律像初融的雪水流淌到牆外，於是我也頻吐白氣，哇啦哇啦地大聲學唱他們的歌。雖然我始終沒聽懂他們在唱什麼，但我猜想，那些謎樣的歌詞對他們來說，一定簡單得像——

去年我回去

你們剛穿新棉袍

今年我來看你們

你們變胖又變高

你們可記得

……

像你看到的一樣。

南

這是我手中的一張照片。照片中的男孩身上繃著件油豆腐皮般的襯衫，雙手緊拎過大的二手短褲，同時岔開腿以防褲子溜下，光腳熨在紅磚道上。那分明是個陰天，而男孩卻眯起眼睛，以至於臉皮不夠用似的半張著嘴，「真是個皺巴巴的孩子！」也許你會這麼說。

那是我。地點在家門前。

然後是另一張照片。照片中的男孩穿著條紋棒球夾克，兩條吊帶將哈台褲提到胸前，阿哥哥鞋踩在青石板上。男孩雙手握拳，挺出肚子（據說那叫做挺胸），鼓腫臉頰抵起嘴，眼睛直直盯著鏡頭。這是個台北囡仔。但請你不妨讚美他像個美國囡仔、日本囡仔，因為這樣母親會更開心。

而那也是我。地點在台南赤崁樓。

其實學齡前的我一直是皺巴巴的。除了病弱使然，也跟我沒事學狗搔癢在家裏地板上瞎打滾脫不了關係；況且成天不出門又何必計較體面問題呢？但到了擇定的假期，母親便為我改頭換面，包裝成一件令人豔羨的舶來品——就像電視裏抱著靈犬萊西玩鬧的外國小孩——；這全都為了南下探親的緣故。而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們啊，瞧瞧我這身行頭，您怎能相信我們在台北過得不如意呢？

母親的故鄉在台南。說到台南，剛開始總教我想起一首歌：「巍巍的鐘山，巍巍的鐘山，龍蟠虎踞石頭城，龍蟠虎踞……」我曾在電視上看過一個像明星花露水商標那樣的女人漫步在花園裏；在陽光下，她一會兒倚著水檻擺弄柳條，一會兒彎腰嗅聞路邊的花朵，但嘴上不停地唸唱這首歌。但當她唱到：「啊，畫樑上呢喃的乳燕……」那陡昇的女高音、費解的語言和四躡的陌生空氣，卻沒來由在我眼底撒落一顆憂傷的砂子（誰來為我吹走它？）；而我不禁猜想，關於距離，莫非就是這種扎刺卻揉不得眼的事？

出於毫無根據的聯想，我曾以為，那彷彿高空冷氣團的〈鐘山春〉旋律鐵定籠罩著遙遠的南台灣；結果，當母親和我提著大包小包的伴手禮擠出火車站，迎接我們的竟是赤炎炎的日頭，和外公那黝黑的、筋肉

糾結的小腿肚般的歌聲，唸唱〈素蘭小姐要出嫁〉。「嘿咻嘿咻嘿咻嘿咻，落蓋咻，落蓋咻……」面對這雜挾泥巴腥味的吆喝，你怎麼憂傷得起來呢？

回到台南大家似乎都很開心。外婆會先帶盛裝的我去拜訪親朋好友，分送當時還很希罕的台北義美牛奶糖；到了傍晚，大夥就拖著板凳圍坐到雨庇的養雞燈下吃大鍋飯（因為屋裏沒那麼大的空間），而我則撒守一旁，像隻土撥鼠似的扒幾口飯就竦身探望門庭外的動靜。我努力用眼皮撩開幽黯的天色，忐忑地窺察遠處那株蠢動的老榕樹。

外婆說，有一種背部長有尖錐的「黑狗熊」，會在夜晚出來搜捕不聽話的小孩，捉到手就往背上一甩，「嘿都啾一聲，親像串魚丸同款，」然後背回山上吃掉。而榕樹那兒就是牠的藏匿處。但是到了白天，當聽話的我繞樹三匝端詳這株曾讓我摔斷手臂的榕樹，卻什麼也沒發現。暖風吹來，黃沙刮過腳背，而我只聞到被風喚醒的燥辣的雞屎味，和將空氣徹底醃漬的、稠糊又酸苦的豬糞味。

在假期裏我依然獨自遊耍。只是有時候，當我抹去雞群遺落在沙地上的爪痕，手握著樹枝卻不知還能畫些什麼；當我憋住呼吸走近鄰家的豬圈，那隻照會過的黑狗仍舊對我厲聲咆哮。至於母親，則多半待在屋裏幫外婆批來代工的生薑削皮（用來醃製鹹酸甜），或隨外婆戴上斗笠遠道去撿拾柴薪。而假期就在皆大歡喜的艷陽天中流過。

然後到了北返那天，當我們忙著換上來時的裝扮，外婆總會趁亂把我喚到身旁，掖給我一個厚厚的紅包，說：「噓，藏乎好，毋通乎人知影喔！」並快手將紅包塞進我的內衣裏。

而到最後，烙在我記憶裏的歸程就變成這樣：火車快飛喀鏘喀鏘，火車換軌一扭一扭，我不時撫觸胸前那份輪廓分明的扎刺物；爲了回家後將它轉贈給母親，爲了掩飾我的興奮，於是我和著火車律動的節拍吆喝：

嘿咻嘿咻嘿咻，落蓋咻，落蓋咻……

北

在那十多天的治療期裏，我的雙臂（從指尖到手肘）塗滿了厚厚的一層醬糊。

事情是因為家中的洗澡水要先在廚房用鍋子燒開，再倒進浴盆透摻

冷水；而那次當母親剛把整鍋滾水倒入浴盆，隨後跟進浴室的我卻在恍惚間絆到門檻，結果一個踉蹌，就直接撲進那盆滋滋冒煙的滾水裏。雖然母親趕緊將我抱起，但我的手已經燙成叉燒肉了。

母親於是遵照古法，為我的傷處仔細地抹上老牌「文山糊」。因此那陣子我的身上總有股鍋底飯疙瘩似的焦灼味，和只敢輕輕摳搔的醬糊鱗片。

儘管擔心我又生事，母親仍不得不按時去幫傭。但在出門之前，她會先把昨夜浸泡的衣物洗乾淨。那時我垂著雙臂坐在板凳上，呆看母親以職業手法洗滌衣物；而在嘩啦嘩啦的水聲中，我隱約聽見她哼著一首不知名的歌。

「媽，你在唱啥麼歌？」

「陳芬蘭的歌，〈孤女的願望〉啦。」

「媽，會使唱較大聲未？」

「好啊，」然後母親提高聲量唱：「請借問播田的田庄阿伯啊，人塊講繁華都市台北對叨去，阮就是沒依偎可憐的女兒，自細漢著來離開父母的身邊……」

母親說，她是來到台北才學會這首歌的。我不太懂這首歌都唱些什麼，只覺得它的旋律像一曲以手風琴伴奏的美麗童話。我央求母親多唱幾遍，但幾次想鼓掌卻都因手痛而作罷。

其實家裏會儲備那麼多醬糊還有其它原因。那是母親紮束往生錢的材料。為了祈求我健康平安，母親不時添購往生錢回來折成紙船、蓮花，然後擇日送往我們皈依的法師那裏，移作供奉的香油錢。我依稀記得那些生病發燒的夜晚，母親總在哄我睡下、用嘴唇試探過我額頭的溫度後，坐到餐桌前邊誦唸往生咒邊折紙船。我睜開眼，單管日光燈在天花板上幻出雙管；一眨眼，它們就跳起了凌波舞；闔上眼，它們又瞬間被碾成碎玻璃。我聽著母親勾串珍珠般的唸咒聲，揣度紙張翻動的颯響，然後緩緩遁入夢鄉……

當然，還有那次浴佛節上的插曲。那天母親要我同去北投法眼寺參拜師父，但因還有一大箱往生錢隨行，於是母親索性讓我嘗鮮，斥資搭計程車。沒想到坐慣腳踏車的我竟然嚴重暈車。才到寺院，我就開始嘔吐；把滿肚子早餐吐成廚餘後，還不斷地嘔出咖哩色的、既臊又苦的汁液。這個變故嚇壞了母親和眾位師父，大家連忙拿來綠油精、保身安油讓我嗅聞，在我胸背頸椎一陣搓揉，攙著我服食保濟丸；結果我吐得更

厲害。

那趟尷尬的進香之行到底如何收煞，我已全無印象；我只記得，事後母親領著我到真武殿，決定在佛祖之外另擲筊杯求玄天上帝收我當義子。「有燒香，有保庇。」她說。

「台北ㄅㄨㄟ，有錢就和你ㄅㄨㄟ，沒錢就去溜溜！」

母親曾經整天叨唸這句順口溜，有一次，我終於逮到機會詢問：

「媽，ㄅㄨㄟ是啥麼意思？」

「沒啥麼意思，押韻而已，」母親想了想，說：「嘿大概是講台北人較無情的意思吧。」

「安尼我無愛做台北人，」我聞言大聲說：「我卜做下港人仔！」

「咪使黑白講，」母親笑著輕敲我的頭，「憨囡仔，下港人仔是虧人的話啦！」

於是我就嘿嘿嘿傻笑起來。

之後母親幾乎不再提那句順口溜，只把〈孤女的願望〉反覆唸唱；而燙傷痊癒的我則隨侍在側，準備當她唱完「阮想要來去都市做著女工渡日子，也通來安慰自己心內的歎微」時爆出最熱烈的掌聲，啪啪啪啪啪啪……

其實這些關於我們的東西南北的故事，年邁的母親多半已經遺忘；但當西風再臨，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們啊，請借問，你們可還記得？——

你們可記得
池裏荷花變蓮蓬
花少不愁沒顏色
我把樹葉都染紅